



沙漠美人克拉玛依



图为克拉玛依油田

■ 刘志宏

一柄地质锤内敛的光芒，击溃戈壁滩时空的荒凉。

准噶尔盆地宽阔的胸怀中，赛里木老人的马车碾出一片黑色的液体。那一刻，赛里木远望的目光，流淌火一般热情，让灵性的风景、美妙的传奇以及黑油山的输油管线的，在滚烫的大戈壁烙上殷红的史诗。

克拉玛依，我的沙漠美人。这里承载过石油人半个多世纪创造的灿烂和奋斗的激情，这里流淌过石油河浪花簇拥的铁人精神，这里诞生过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火焰浇铸的太阳！

大漠苍茫，魔鬼城的沙尘将世界灌醉。远古的剑客，举起三迭系石油的手臂。那沧桑田锻打出的剪影，击退海击溃森林，让黑油山奔跑的身躯，沿着古生代和中生代琥珀爬出的印痕，在克拉玛依和世纪之光撞了个满怀。一路向西的驼铃，涌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腹地。

诚；那一刻，准噶尔盆地泪流满面，共和国石油长子克拉玛依，仰天喷涌出坚定的承诺。

一曲《克拉玛依之歌》，在炎黄儿女的心中凝结出晶莹剔透的液体，最终流向长江长城，流向黄河泰山，流进世界的眼眸，描绘中国经纬地的石油长卷。

克拉玛依，我的沙漠美人。聆听热血与能源潺潺的涌动，一串串岁月的音符，夯实在共和国的精神深处，让辽阔的日子一再开屏。

用生命点燃戈壁荒漠的热情，用壮丽爱情寻找石油的气节。

22岁的杨拯陆，英姿耸立成大漠胡杨，穿透地层的誓言握着爱情，青铜铸就的信念粘着油花，一张新绘的地质图绽放希望的魂魄。

戈壁、荒沙、寒夜、狼嚎……与战友匍匐向前的永恒形象，起于沙尘暴寒冷的阴谋，僵卧在大漠成为历史，让狂风席卷去最后一滴血性。那片低声哭泣的火烧云，以及风干后的泪水，挂在遥远的天际。

怀揣简单的愿望，以独特的壮烈放飞雄奇的诗意，展示石油勘探史上独具悲情的章节。长眠在沙漠里的青春之花，湿润每一个追忆你的眼眶，镌刻在每一个想念你的人心里。

“拯陆背斜”的命名，悲伤的情思掠过银雪覆盖的三塘湖，一幅手捋长发静默的风景，伴着抽油机或高亢、或低沉的节奏，在雄

厚的大地上，轻抚黑油山春天蓬勃的脉搏。

克拉玛依，我的沙漠美人。大漠深处的苍茫，淹没了蹒跚的夕阳。一炷香，一炷烟，祭奠剑气雄风和暮归的乡音……

在一页历史和一首歌谣之间，克拉玛依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刚毅和坚强。

白碱滩、百口泉、乌尔禾、红山嘴……一节节钻杆结成兄弟连的默契，让钻头探寻地芯的目光熠熠生辉，在泥浆与时俱进的微笑里拔节灵魂的高度。

勘探、钻井、采油、炼油……一把管钳紧抱飞驰的转盘，气吞万里的雄风，让铁人精神双手撑满攀登的力度，完成一种生命唤醒另一种生命的黑色之旅。

一顶顶头盔踏着时代的节奏，矗立井场，结成铁人搅拌泥浆的英姿，在钻井平台张开的怀抱里，把时光串成希望，守着阳光、希望和石油河，在繁华盼望的远方享受难得的孤独和清欢。

搅动思想的河流，舞起油龙的身躯，石油资源不朽的灿烂，让苏醒的克拉玛依河缓缓抖动，让金色胡杨千年的风景开始潮红，让塔尖上的满天夕阳畅想浪漫。

克拉玛依，我的沙漠美人。隐隐听见黑色深沉的古语响起，穿越初心萌发的光阴，在国歌奏响的瞬间，与日月同在，与星辰共生……

(作者供职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)

煤矿“红五月”

■ 周脉明

样子”……

我和新来的矿工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孙下了井。老孙将一只饭盒递给我：“拎着，到掌子面给王队长。”“孙师傅，咱们不是有班中餐吗？怎么还带饭呀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给王队长捎的。他媳妇在家包的饺子，王队长昨天下午入井，现在还没有升井呢。”老孙看了看我，“听说过他吧？地球转一圈，我在井下干三班。”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。”我诧异地点了点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要和一位全矿区闻名的老“劳模”一起采煤。

听说王队长是掌子面的“拼命三

郎”，更是矿区出了名的铮铮铁汉。有一次，他左手手指被铁腿砸掉一节，第二天竟包扎着手继续来掌子面采煤。后来，还是他妻子给矿工们送姜糖水时，才透露了这件事。

我们刚走到掌子面，只见前面一堆人吵嚷着，一位满面煤尘、工作服被汗水湿透的大汉在调解：“老马，别干了，别耽误下一个班出煤。”“不行，就是打破我脑袋，也要再干一会儿！”“‘红五月’完不成任务，不是扯全矿后腿吗？”“咱们明天多干点，就把今天耽误的找回来了。”

原来，夜班工人因为主井绞车出现意外，耽误了出煤，夜班计划原煤产量没有完成，白班工人又要早点进掌子面出煤，因此双方起了争执。满面煤尘的大汉从中调解，才化解了这场掌子面危机，他就是王队长。

趁给王队长递饭盒的机会，我仔细看了看他的手。果然，那只乌黑的首套左手小拇指前端一节是耷拉着的。

下午三点五十分，我们顺利完成小班原煤计划产量，可还没到下班时间，下午班的工人早已堆在掌子面催促。“快点儿，该下班了，媳妇在家都给你们烫好酒了”“快升井吧，不然就赶不上2路汽车了”“哈哈”……

我刚要走出掌子面，只听老孙对王队长说：“咋的，干了三个班，还不升井啊？身体吃得消吗？不然我替你。”“没事

儿，我发现掌子面不是那么安全，我怕大家为了抢产量出事儿，我不放心，还是盯着点儿吧！”

后来，在全矿“红五月”总结表彰会上，大家才知道，王队长在井下连续工作最长时间是5天。

鹤岗矿区的“红五月”要追溯到1946年6月。彼时，解放战争全面爆发，因前方战事吃紧，急需煤炭支援，时任鹤岗矿务局局长李天放在动员会上动员生产：“东北战场打得很激烈，现在我们多出一锹煤炭，就等于给前方送去一颗手榴弹；多出一吨煤炭，就如同为前方送去一颗炮弹，我们这时代不大干，还等啥时候作贡献？”于是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在千尺井下热火朝天展开，并且创造出“五月奇迹”。之前，全局最高日产不过3000多吨煤，而在“红五月”，仅一个矿最高日产就突破了3400吨。

一列列煤炭专列开往前线，有力支了解放战争。从此以后，“大战红五月”成为鹤岗矿区的优良传统，被一代代矿工传承至今。后来，鹤岗矿区的“红五月”还产生了一支激情澎湃、鼓舞士气、脍炙人口的歌曲。1947年，著名音乐家马可来到鹤岗，他深入千尺井下，来到机修车间，目睹煤矿工人如火如荼的劳动场面，看到犹如巨龙的煤炭专列驶出矿区，由此创作出那首经典的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。

(作者供职于黑龙江鹤岗集团总公司)



■ 宫风华

初夏时节，故园天色靛青，天地如一轴水墨氤氲的画卷。乡下小院，时光缓慢，屋后杨梅树枝斜倚墙头，似古画，留白写意，自生风雅。

杨梅溜圆，形如枇杷，通体长满纤细小刺。日渐成熟后，细刺变得柔软绵滑。杨梅树枝干虬曲，树姿孤高峻挺，阳光下一颗颗或紫或红、晶莹剔透的杨梅玲珑诱人，赏心悦目。

杨梅肉丰质糯，酸甜可口，汁多味甜，果核细小，入口清香。淋几场透雨，新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，远远望去总是令人浮想联翩，惹人垂涎。轻风吹拂，酸甜青涩的香味扑面而来，驻足间，禁不住摘一颗入口，轻轻一嚼，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甜汁，软甜、绵润、滑滋在舌尖上绽开，爆浆的果汁令味蕾陷入沼泽之中。

夏日闷热，南方人易犯风湿、脚气病症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杨梅可止渴、和五脏、能涤肠胃、除烦懣恶气。”雨后天初霁，院中置桑木桌，杨梅叠放青花盘里，圆润青碧，如村姑一样内敛。清闲时，备一些乌梅、冰糖，放入砂锅文火慢熬，直到乌梅肉彻底熬尽，化入粘稠的汁水中。将汤汁滤去渣滓，兑入适量凉开水，然后密封，置于冰箱冷藏。数日后，喝上一碗，酸而不涩，甜而不腻，好像溢流百年的气质和风情，亲切

和婉。

除了鲜吃、冰镇，杨梅还可腌制成酸甜可口的杨梅干。每年此时，母亲将杨梅洗净放进竹匾暴晒数日，再配以白糖，蒸透晾干，便制成甜美的杨梅干。此外，杨梅酱也是乡间佳肴，作家郑逸梅赞之：“梅酱为家厨隽品，涂面包啖之，味绝可口。”村妇采来青梅，盐水浸泡后，在土灶上柴火熬煮，去

核搅拌，果酱由黄绿转深褐，完成蜕变。凉拌黄瓜或西红柿时，淋上新制的杨梅酱，甜美可口。

梅子酿酒，十里清欢。杨梅浸于米酒，兑少量红糖，堪称消暑佳酿。喝杨梅酒，嚼塘鳢鱼，嚼青蚕豆，嚼青螺蛳，最是惬意舒爽，不由忘却喧嚣尘事。

远望山边点点红，五月杨梅正当时。啜一口故乡的冰镇酸梅汤，尝一口青梅

佳酿，一如苏东坡眼中的雪沫乳花、蓼茸蒿笋，皆是清欢。我尤其喜欢故乡的酸梅汤，一边品尝，一边吟诵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。此时，乡愁缭绕中，尘世渐远，岁月绵软而悠长，心中弥漫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与恬淡悠然。

(作者供职于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风之塔

■ 黄文祥

在茫茫戈壁
你顶天立地
在浩瀚草原
你挥动着铁臂

在巍峨的群山
你与绝顶比肩
在蔚蓝的大海
你创造时空的奇迹

你是世间童话里
最美的故事
舞动着时代
清扬的旋律

旋转的叶轮
如大鹏展翼
用强劲的臂膀
擦亮长空天际

中国制造的优雅
高大威猛且挺拔
从不惧阻力
把信念高高托举

迎风盛开的花瓣
在天地间绽放
承载清洁绿色之梦
将能量输往神州大地



浅夏

啜杨梅

